



清浅时光

处暑琐记

文/张超

时光飞逝而过,一季赶着一季。即使暑热还会持续一段时日,但节气上的夏季已然走到了末尾。不觉间立秋已过,处暑渐至。

夏秋交接的日子里,云美幻且多变,附着在清脆光滑的空中,好似汝瓷上的开片,有迹可循却各有新意,一眼望去,透露出一种超然高远的感觉。微信里的有心人,少不了会抓拍某一个心仪的瞬间,分享到朋友圈。未来翻看隐藏在相册里的时光,都是岁月流转最好的注解。

这段日子里尚未出伏,东西朝向的室内溽热依旧。夜间辗转无眠之时,习惯翻翻周邦彦的《片玉词》。翻一页“夜来寒侵露微沾”;翻一页“燎沉香、消溽暑”;又翻一页“先安簟枕,容我醉时眠。”只拾拣带着清凉意境的句子来读,读到“此时情绪此时天,无事小神仙。”倦意上来,抛书关灯,沉沉睡去,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。

趁着荷花花期未尽,到公园消夏观荷。夜间公园深处,寂静幽谧,绕塘缓行。盛开的荷花一直延伸到人工湖的对岸,间或还有几盏莲蓬,高高低低的荷叶筛碎了月光,湖面上波光粼粼。此景虽然比不上姜白石笔下西湖“三秋桂子、十里荷花”。却也是闹市里难得纳凉观景的地方,一眼望去,也是回味无穷,满心的欢喜。湖心岛上传来了几阵鹅叫,更显此时的清幽。白居易诗云。“池上秋又来,荷花半成子。”想来再过几日,怕就只能留得残荷听雨声。

处暑前后,中元月圆。每到此夜,行人稀少的街道,隔一段就会亮起一簇火光。这是民间祭祀祖先的习俗。地上画一个不规则的圆圈,算是供台。焚起香烛,烧化纸钱,代代相传的简陋祭祀就算结束。微风扬起的纸灰和缭绕的青烟传递出对于亲人绵绵不绝的思念。任时间漫漶,生者依然需要一种仪式去寄托无法再用言语表述的情感。

“初秋一雨心凉,子夜长吟未央。”夜色如墨、雨敲窗棂。期盼整日的雨,终于如预报所言,如约而至。相比起媒体渲染,还是少了想象当中的瓢泼如注。如同生活里对于些许事情期望过高带来的失落感,才是人生常态。不过,一寸雨丝、一寸凉。若是这般模样的清秋暮雨再下几次,天气终会清凉,日子也还是有得盼。

趁着周末无事,清洗好刚刚寄到的茶具,泡一壶滇红,且将新壶试旧茶;把孩子暂且交给父亲照看几个小时,听一场期待已久的黄绮珊演唱会;把家具辗转腾挪,给新添置的钢琴留出了位置,自己看着简谱,单手敲上半曲无和弦的虫儿飞。寻常的日子里,喜欢的就是眼前这些看得到数得着的细微变化小确幸。

时间匆匆不等人,这个夏天即将过去,飒爽的秋季也将随风如约而至。这如水的日子,又将翻开新的一页。

非常记忆

深山书院幽

文/李晓

夏日,我去云雾缭绕的山中,拜访苍松翠柏掩映下的一座古书院,名为如膏书院,它依坡而建,木石砖瓦结构,硬山式房顶,分为前楼、大殿、后厅共三进一院两天井,长约40米,宽33米,占地总面积约1300平方米。

在书院附近村子里居住的徐大爷,而今常来书院走走看看,有时绕着书院已被虫蛀的巨大柱子走上几圈,眼神怔怔,一头陷入了光阴的深水里去了。徐大爷家有一本发黄家谱,竖排繁体文字,纸页已变得薄脆,摩挲之中似有粉尘簌簌而落。

去书院那日,徐大爷把家谱捧到我面前,他手指着家谱中对前辈先人的记叙告知我,他的某先人在1826年中了秀才。那年,书院已投入使用34年。这个书院,是来到当地的一名外乡官员承头修建的,修成后第5年,遭遇过一场烈火洗劫,之后该官员毅然再次重建,这成为它沧桑身世的一部分。

把目光投向当年的莽莽群山深处,一个赤足少年走在山路荆棘中,他用木棒拨开草丛上的霜露,霜露滚落于地,地气在早晨蒸腾。深山里的中秋时节,这海拔1800多米的大地之上,早已是霜色深重了。少年要赶往的地方,正是如膏书院。在书院授课的老先生,也是山里读书人,据说辛苦的老先生节衣缩食后置良田熟地40余亩,靠田地寻租收入,尽力支撑着书院运转。如果遇到一场大雪,学生们不回家,就靠书院里燃起的熊熊篝火取暖身子,柴火燃烧的噼啪声中,火光映红了师生们的脸,晚上伙食大都是蒸煮山里的红薯洋芋。那时候的师生情谊,土和稻子一样的淳朴饱满。

书院里的往事,没有照片与现代纪录片的传承,我被自己这样想像的场景感动了。但书院历史,清晰可见的是近代绵延的脉络。

117年前,科举制度的尘烟销匿,这个破旧书院随着历史前行被改名为学堂,嗷嗷待哺的大山学子们在这里求学。抗战时

期,一名姓陈的先生辗转来到这里创办新学,书院以当地地名被命名为一所小学的名字。一个甲子在岁月里翻身而过,书院里的小学与当地镇上学校合并,书院名字再次恢复,成为一处被省上命名保护的文物古迹。

叩响在书院里的戒尺声,还响彻在书院上空。垂柳下,松柏里,还有墨香漫溢出来。村子里的农人,依然以书院里的古训教育子弟。住在书院旁边的农人郑大叔告诉我,他相信“棍棒之下出孝子,黄荆条下出

好人”的古训,对儿孙教育一向严厉。我见郑大叔的眉毛,宛如房屋飞檐往上耸扬,他表情严肃。对儿孙从严管教的郑大叔,2个儿子、1个女儿都先后考上了重点大学,成为当地一段佳话。今年夏天,郑大叔的2个孙子,又相继被南方和北方的重点大学录取。

郑大叔感慨地对我说,这得感谢书院噢,是它佑护着这里一代一代的后辈上进读书,声名远扬四方。我去的那天,也正巧遇到来书院溜达的刘大哥,他在书院里

的这所小学从教30多年,从黑发如墨到鬓发染霜,走过了教坛之“春蚕”时光。刘大哥告诉我,那些年他在这里送眼睛噙泪的乡里孩子们走出大山去远方求学,是他最荣耀高光的时刻。

而今,在每年秋天逢孔子生日时,书院四周的乡人们都要来书院里旧时孔子神龛前,满怀虔诚地焚香燃烛祭拜。后来有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,乡人们约定俗成,把当地教师们请到书院来合影一次,尔后吃上一顿香喷喷的农家饭。

前年,一个做事古板认真的书院乡人,居然通过浩瀚古籍查到当年修建这所书院的王姓小官员的生日,王姓芝麻官是那个地方的汛巡检。于是,每年王姓官员的生日,这个乡人都要在家里祭奠。

离开书院时,凉风荡漾之中,院子里的玉兰树送来芬芳气息。我在书院大门外,深深地给它鞠了一个躬。200多年的书院,在高天流云下,在山色空蒙中,对我一言不发。

